

約好到永遠



夏娃

约好到永远

1

炎炎仲夏，一个绑辫子的小女孩百无聊赖地踢着石子，沿着田间小路慢慢走回家，小小圆帽根本无法抵挡艳阳，本就红咚咚的苹果脸蛋此时更是火烧两片，彷若一摸就会烫得缩回手来似的。

“臭哥哥、烂哥哥，打什么球嘛！害人家走路回家！”

国小四年级的欧灿筠，本都是念国二的哥哥欧劭峰用脚踏车接送上下学，偏偏这个平日十分有责任感、也很疼惜妹妹的男孩，一碰到打球这回事，就像蜜蜂黏上蜜般，想赶都赶不走。本来周末有一整个下午可以让他厮杀个过瘾，但禁不住大夥起共打赌加技痒心躁，一放学，他马上就和那些兄弟们抱球杀得难分难解、六亲不认，压根忘了有“妹妹”这回事！

从小就慧黠灵巧的欧灿筠，左等右等不见其兄，心中大概就晓得怎么一回事，走向邻近国中篮球场一看，果真不出所料！

欧劭峰望见她，立刻喊暂停，过来和她“商量”能否让他再多打一下——他所谓的“一下”，不超过一小时才怪！她只好自力救济，步行回家。

欣赏了周遭小花、蝴蝶一阵子后，欧灿筠忽然想起妈咪在家一定等得很心急，立刻就收回心绪，加快脚步，低头往前走去。

走着走着，她走进幽静的小巷弄，这里多的是荒芜的旧房舍及违章建筑，又加上一片老树浓荫蔽日，虽稍稍解除暑意，但这一片寂静无“人”声，倒是令人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气氛。欧灿筠愈走心愈慌，以往和哥哥说说笑笑地

● 蓝天白云系列——

约 经过，从不知这个地方这么可怕……

好 “糟糕，都一点多了，家为什么突然变这么遥远呀？！”
她一时感到内忧外惧，恐怖了起来，顾不得热汗与骤凉交杂引来的不适感，拔腿狂奔不已。

到 突然间，她竟发觉身后传来窘窘寥穿的追逐脚步声，
加上令人闻之丧胆、带似淫秽的台湾国语口吻猛地响起
永 ——

远 “小妹——妹，好漂——漂亮，叔叔——带你——去
买糖，来——跟叔——叔——回家——做——做——疼
疼——你……”

转眼一看，欧灿筠简直魂飞魄散！那一个形容猥亵
恶心、衣衫破败不整、手上拿着一瓶米酒、步履蹒跚，却逐
渐加快步伐的中年男人正追着她来。她脑袋瓜有一秒钟的
空白，令她觉得自己好似置身海中孤岛般，完全孤单无
援。

“不，不，不要过来！”

她双腿无力，狂奔得更猛更快，眼前景物在瞬间模糊
了起来，而身后的碌山之爪也在此时逼身而来。

“不！”

在她高喊出声的同时，身后大手已然攫住她小小柔
嫩的肩头，令欧灿筠的小脸顿时失去血色，不断由心灵深
处发出如撕裂般痛苦的狂喊：

不要！不要！妈妈，救我！

天地在瞬间变色，彷若世界末日来临！

那张丑恶可怖的面孔，加上酒臭冲天的气味，使欧灿
筠恐惧到了极点，完全忘了呼吸。谁来救她？谁来救她？
她才十岁呀！难道这一生就要毁于一旦？

之后所发生的事，好像与她不相干似的一只能呆呆
地杵着。

突然，一双有力的手把那噏心至极的男人提了起来，
狠狠地、致命地往他身上、脸上痛揍数十来下，每一击都
让他痛彻心肺、脸颊歪肿、内脏出血。

“别……再……打我了，我只碰……碰到她的肩膀。
我滚，立刻……滚……”猥亵男子早已缩成一团虾球，对

这突来的攻击，根本毫无招架之力，只有挨打的分。

“少说废话，否则我一拳揍死你！你这人渣，给我滚得远远的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！”说完，那人还忍不住地再狠狠踹他一脚。

猥亵男子便像落水狗似的抱头鼠窜，拐着脚，落荒而逃了。

“小妹妹——安全了，没事了，不哭了哦！”

秦皓磊扬着一双剑眉，剑眉下是一对深邃有神的眸子，带着关怀的意味，安慰着这个惊魂未定、余悸犹存的小女孩；她那粉琢玉雕的精致小脸上，还泪痕满布，汗水也濡湿了柔软发丝——看来，真是吓坏了她，可怜的小女孩！秦皓磊不曾有过这种“怜惜”的感觉，这是他不熟悉、陌生的自己。

惊觉过后，他道：“小妹妹，你是欧劭峰的妹妹对吧？我干脆好人做到底，载你回家！”

欧灿筠这时才定神看了看这位穿着和哥哥同样制服的男生——他和哥哥差不多高，但更强壮，眼睛、鼻子有点像外国人，满好看的。他和大哥、爸爸，是不一样的男生！虽然他是陌生人，虽然他有副霸气、深邃的眉目，虽然他讲话满粗鲁的，但欧灿筠就是很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他，一点也不想问为何他知道她是谁。

脚踏车规律而快速地转动着，欧灿筠有种全身要被支解了的感觉；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可怕经历之后，她只有一种意念——累！好累！望着身前有着宽阔、厚实肩膀的陌生好心大哥哥，她油然生出与亲哥哥一般安心、安全的感觉……

好棒！家，快到了！



欧劭峰载他妹妹上下学的新闻已不算新闻了！本来这也没什么，反正是顺路嘛！而且只有每天上学时间加周末放学时罢了，其馀时间就让欧妈代劳。但之所以

◆ 蓝天白云系列——

约 造成轰动,一来是国中男生已厌烦有个小跟班,更耻于当“保母”。

好 但欧劭峰完全不以为意,而且还常替妹妹提水壶、拿饭包的,疼惜之情完全形于色;二来——这才是重点,欧劭峰向来都是拿同年级第一名,头脑好、功课好,又会拉小提琴,演讲、绘画样样名列前茅,还是柔道黑带。尤其篮球,抢篮板没人赢得过;加上他有一副俊逸、典雅的五官,或笑或沉思,都酷得迷死人不偿命,早是全校的风云人物,不论高低年级、男生女生,谁不知“欧劭峰”这个响叮当的人物!

到 偏偏这家伙乐在“母鸡带小鸡”的亲情中,才不管别人如何耳语或偷笑。本来嘛!这样怪异的事,一般男生都不愿为之,何况是风靡学校的顶尖人物!

永 可是,这就是欧劭峰的主见及早熟,只要是认定好的、对的,他就全力以赴、快乐去做,才不活在别人的目光及品评中。

远 所以,有阵子欧劭筠也觉得自己像只“稀有动物”般的给人指指点点;还曾经有一些国中女生无聊到跑来看她呢!彷如巴不得能取代她的地位口而欧灿筠粉嫩、精致的洋娃娃面容,有谁看了不喜欢、不想好好保护的?因此,久而久之,竟树立了欧劭峰更崇高的地位。

偏 只不过,这位“偶像”现在正主动跪在客厅中,神情忏悔、难过不已;他的父亲欧明堂气得铁寒着脸,望着这个他从不处罚的儿子,不知如何开口责备才好。

“爸爸,你处罚我吧!我没照顾好小妹是我的不对,我不该为了一时贪玩而让小妹受到这么大的惊吓!我这哥哥大不应该了……”说着说着,他眼眶竟浮出一层水雾,那么小的妹妹呀!要是发生什么意外,那全是他的罪过!

欧明堂看见儿子颤抖着说话,知道他心中比谁都难过,气已消下一大半;这样的自觉自省比什么都难能可贵,还须做父亲的指责什么、训什么呢?

“儿子,起来吧!你是真心体悟到自己的过失了,所以爸相信你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爸爸不处罚

你,因为你已经用良心重重地处罚了自己,好了,起来吧。”欧爸柔声地安慰着他的好儿子。

欧劭峰被父亲拉了起来,两人用眼神互相传递着无声的默契。欧爸了解儿子内心不贰过的坚定;欧劭峰也用双手紧握父亲,肯定了他的承诺。



隔天中午,欧劭峰跨着大步走向二年十五班,从欧灿筠和欧妈的描述中,他确定是秦皓磊救了欧灿筠;这个秦皓磊,与他同样闻名全校,但他是属“黑道”的大哥大!

“磊大,那个三班的欧劭峰竟然扫到我们班来找你那!这下精采了,柔道黑带 V.S 打架高手,有得好看了吧!”

绰号“小马”的小喽罗跑来传消息,还一副尖嘴猴腮等着看好戏的模样,马上被秦皓磊大掌劈了过去。

“白痴,事情都搞不清楚就废话一堆,瞎爽啦!”秦皓磊胸有成竹地走向门外,他知道是什么事。

教室外已经围了一大堆期待看好戏或欲近眼详睹俊容的男女学生,内心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好奇——他们今天为何会对在一起?他们向来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吗?是为了地盘或马子结梁子吗?不像呀!欧劭峰向来以行止合宜纵横学校;秦皓磊也从不在校内和人干架呀!

各种揣测已然甚嚣尘上,嘁嘁喳喳,好不热闹!

倒是场中两人,眼观鼻、鼻观心地注视着对方,彼此竟都有种“英雄惜英雄”的慨然!

秦皓磊看欧劭峰,除了那副允文允武的俊逸体貌外,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勇敢、聪明的王者气质。

而欧劭峰看秦皓磊,发觉在他粗犷、帅气的外表下,眼神透露着讲义气、明事理的英雄气度。

两人愈见愈是投缘、激赏,反倒周遭人群不明所以,以为两人之间已经暗潮汹涌,即将要“开打”啦!

欧劭峰突然向前跨了两大步,握住秦皓磊的双手,令

● 蓝天白云系列——

约 众人一片愕然惊异……

好 “谢谢你！”欧劭峰诚恳地吐出这三个字，代表了他的千万谢意，而眼中流泻的也是说不出的无限感激！当他思及欧灿筠的危难，他更加重了紧握对方双手的力道。

到 彷彿完全理解欧劭峰传达过来的深切谢意，秦皓磊真动容于他们的兄妹情深，更欣赏这简洁有力又衷心致意的明快作风。这才是男子汉嘛，不婆婆妈妈！

永 深邃有神的双眸映入对方眼中，秦皓磊也情义有加地反握住欧劭峰双手，大声地说：

远 “小事一桩，不必客气！”

胸中有股热流在彼此之间横溢翻腾着，好似一下子就成了挚友，两人竟相视而微笑了起来。

“放学后打球如何？”欧劭峰竟出言挑战，顽皮的眼神及笑意流露无遗。

“有何不可？！”秦皓磊也按捺住笑意，豪气爽快地接招了。

周遭一片鸦雀无声，每个人面面相觑，掉着下巴看这一幕十分诡异的场面——

不但没有期待中的“风云变色”，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片“温馨祥和”，这结局实在大扑朔迷离了嘛！

而在一旁的小马则一副怅然若失的模样，还心有不甘地说：

“不好玩，真不好玩！磊大和阿峰在搞啥飞机啦？害我刚刚白爽歪歪一阵，去他……”

言多必失，马上，他头上一道“磊氏”大掌直劈下来。



秦皓磊和欧劭峰在一夕之间由“王不见王”骤转而成“黑白双行”的大消息，爆炸似的在校园间扩散开来。

只见大家窃窃私语，欧劭峰这个品学兼优的“好”学生怎么能和秦皓磊这个打架大王、功课又特级破烂的“坏”学生有所沾染呢？万一哪天被牵拖，无法抽身，那岂

不断送前程？！

备受“关爱”的欧劭峰，被导师、训导处约谈了好几次，但他不以为意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秦皓磊是面恶心善、热情豪放的男子汉，比他认识的一些所谓功课至上，却伪善自私的家伙好大多了！况且，他们只是做朋友，又没发生什么“意外”，难道这样也不成吗？是非曲直、善恶对错，他欧劭峰清楚得很，根本不必怕被带坏！

欧劭峰总能从容、有条理地分析状况给那些过于烦恼的师长们听。几次下来，见他一派自信、笃定，又确实毫无任何的堕落迹象，众师长才放下一颗悬岩不安的倒是秦皓磊心情起伏不定，摇摆不已！

几次打球后的投机长谈，秦皓磊深知欧劭峰的受人注目，可用“天之骄子”四个字来形容。在内，他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，家境虽只小康，但全家和乐，父母全是县内一流高中的老师；在外，他文武兼备，是上至师长、同学，下到大条、混混，眷顾、爱戴的光芒之星！

而他——秦皓磊，算得上什么？

想到自己那个破败混乱的家，他的眼神就笼罩一层惨淡的阴霾，拳头也忍不住缩紧起来。生母早死，父亲娶了一名和他同样好赌的后母，还带了一个拖油瓶的狡诈贼性的弟弟。在那种牛鬼蛇神杂沓的家里，他还能念啥屁书？学业放荡它去，反正有谁关心！还不如在校外找些专会欺善凌弱、令他看得不爽的杂碎干干架，顺便发泄发泄心中的乌气及不如意——这样痛快多了！

秦皓磊看来过分自负的外表下，隐藏的其实是更深刻的自卑！尤其在认识了欧劭峰之后，不知怎地，他更加自惭形秽，常故意忽略欧劭峰的打气鼓励，而更堕落，彷彿这样他可以安心习惯些。

这天，他想告诉欧劭峰，别再来找他了，他们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就让一切回归从前，让阳关道与独木桥各自所安吧！他不想再给欧劭峰有被人家约谈或耳语的困扰了。

周末中午的微风迎来，远处欧劭峰高瘦的身形旁，有着一个玲珑娇小的小身影——呀！秦皓磊深邃的目光蓦

●蓝天白云系列————

约 然一亮，是可爱的小灿筠！他专心凝视着这对兄妹由远而近……

好 “发什么呆呀？走吧！到我家。”欧劭峰不由分说地向他劈下一掌，以示友好。

到 所有想说的话在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，他只听到三个字——“到我家”！而且这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，久久不能离去。

永 “我父母亲想当面再谢谢你。走啦！到我家吃饭，我妈的手艺一级棒的。”欧劭峰怂恿着。

远 “不——不用这么——麻烦啦！”秦皓磊流露出难得的迟疑与不安，面对这盛情，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。和凶神恶煞的流氓打杀没什么，但这温馨、充满感谢的场面才教他害怕！

“嘿！你今天是吃错什么药？干嘛跟我这么客气！”

“我——我……”秦皓磊慌了，不知该如何拒绝。

“秦哥哥，我妈咪煮的饭菜真的很好吃哟！昨天她就准备了好多东西要等你来呢！”

被欧劭峰牵住小手的欧灿筠突然开口讲话，声音柔柔嫩嫩的；两个大男生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，蹲下来专心听她说话。

欧灿筠粉扑扑的脸蛋，漂亮清澈的双眼皮大眼，配上微翘可爱的小鼻子，红艳滟的樱桃小口——真是个小美人胚呢！连向来对女生粗枝大叶的秦皓磊也深深感受到——原来“女性”可以如此美丽好看！奇怪，为何他每次看到灿筠这样一个“小女生”都会遐想不宁呢？她不过才国小四年级的小女生嘛！

“所以，秦哥哥，你一定要来我家，因为你是我的‘救命恩人’。”欧灿筠接着又认真、正经地说出邀请的话。

欧劭峰和秦皓磊都愣了一会儿；尤其是欧劭峰，还忍不住偷伦窃笑。

而秦皓磊，竟有种首次被人看重、被人依赖的幸福感，他觉得胸口一阵热！

“因此，‘救命恩人’秦哥哥，请移动你的玉臀，迈开你的玉腿，张开你的玉口，到不才、大哥、敝人、在下、我家吃

约
好
到
永
远

饭吧！”说完，欧劭峰已憋不住气，爆笑出来了。

当然，“磊氏”神掌又恢复功力，马上回劈过去。

看着她大哥和秦皓磊两人打打闹闹，欧灿筠小心翼翼就直觉得他们感情很好呢；此时，他们两人大手各紧握住她的小手，齐声说道：

“小公主，我们护送你回家吧！”

看着欧劭峰对妹妹的溺爱眼神，看着欧灿筠甜美可爱的幸福笑容，以及紧紧握住自己的、信任的粉嫩小手，秦皓磊竟有种想代劳、甚至想独占她的冲动！

这么惹人疼爱的小女孩，秦皓磊完全可以了解欧劭峰疼爱她的心。



第一次，秦皓磊才真正明白所谓的“家”是什么！

窗明几净、整洁舒适，没有暴发户的庸俗堆砌，更没有污秽杂乱的角落；有的，只是温馨，只是安心。

客厅墙壁上，悬挂的是欧爸所写的书法大字：

在涅贵不缁
暖暖内含光

那洋洋洒洒的气势，没练过毛笔字，也不懂意思的秦皓磊，却依稀能够明白它的砥砺意味。

还有欧妈所绘的油画、水彩等美术作品，充满异国情调的市街景色，和前者的古典风味调和得恰到好处。

加上欧劭峰大大小小、各式各样的奖状、奖牌、奖杯也另辟一处，不胜其数；连欧灿筠也有好几种奖状、奖品呢！

欧家每一个人都同等重要，有同等的地位及同等的分量，这些令秦皓磊深深羡慕及神往。

尤其是欧家父母那种开朗明理、笑语不断的作风，在饭桌间表露无遗；原本戒慎恐惧，深怕自己的粗鲁举止、

◆ 蓝天白云系列——

约 不善言辞,以及品学“兼差”会带给自己及他人的难堪及尴尬,但看来,他根本是多虑了。

好 从事教育工作的欧氏夫妇当然了解秦皓磊的心理。从儿子敏锐观察下所得来的前后报告中,他们深知皓磊生长在那种家庭背景下,会有怎样的观念、心态及行为反应——所以两人极有默契地避重就轻,多让孩子们说话,多倾听,少评论;况且劭峰很有带动气氛、令人消除心防的本事;灿筠的童言童语又特别惹人怜爱……自然而然,一顿饭要吃得快意轻松并非难事;甚至到后来,皓磊也开口说了些校园趣事呢!而且他们发现,这孩子笑起来很是好看。

到 永远

秦皓磊心中充满感动,这才是“家”!他在这儿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及鼓舞,没有质问、没有鄙视,只有和善的回应及温暖的笑脸!第一次,他感觉到自己和欧家人同是重要的独立个体。



“哎!吃得好饱,我妈说待会还要来个‘下午茶’时间呢!”欧劭峰把秦皓磊带到自己房间后,便马上向大床投奔而去。

秦皓磊坐在书桌旁,连忙开口说:

“不用了,我该回家了。”想想,他又说:“你妈妈的厨艺真的大棒了,我好久没吃过这么丰盛的一餐了;还有,你的家人都很好……真的,很谢谢你们!”

欧劭峰把身子坐直起来,了解地看着他——这家伙肯定都在外头草草解决三餐,平常要是有排骨便当吃,那就算是最好的了。当然,这点他毋须点破,他有他的自尊。

欧劭峰翻身下床,从他满是各类书籍的书柜下缘抱出几本厚重的相簿。

“用不着客气啦!‘救命恩人’,我们也很谢谢你呀!”两人又极有默契地相视而笑。

“要让你回去，可以，但要等我献完宝后，才能走。”欧劭峰说。

接着，他拍拍地板，两个高高的男孩盘腿而坐，欧劭峰便开始介绍起一张张的照片……

“哈！你这张流鼻涕的照片让我贴在布告栏上啦！保证很多女生从此心碎，不！不！这张裸奔的更好！哈哈！让她们知道幻灭是成长的开始啦！喂！你现在应该没这么‘小’吧？哈哈……”秦皓磊顽皮起来，大笑不止。

“要贴尽管拿去，我都快被她们烦死了——哦！不行，不行，自‘难’就是‘霉’嘛！万一她们更爱我，那么办？”

欧劭峰煞有介事地模仿名言，两人又笑成一团。

“接下来都是我们家小公主的照片，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吧？”

看着欧灿筠婴儿时期紧皱着眉头的照片，还有吃着奶嘴对人笑的、在地上爬着玩玩具的、上幼稚园时的才艺表演、穿戴着小学士服帽的、国小啦啦队比赛的、校郊游比 V 字形手势的……

每张照片竟都教秦皓磊怦然心动！他很小心地掩饰自己的感觉，怕在欧劭峰面前流露出这么怪异的自己。

“这些照片我从不轻易给别人看的！朋友中，你是第一个——相信也是唯一一个，原因无它，只因为你平息了一场可能永难平复的悲剧。对你，我这个失职的大哥有无法言喻的感激……”

欧劭峰在一旁幽幽地吐露着心底的话；秦皓磊屏气凝神地听着，他从来没这么专注过。

“她出生时脐带绕住脖子数圈，以致难产，经过抢救才顺利降临世上的，所以，她和母亲可说都是从鬼门关前被救回来的！从小，灿筠就特别贴心、特别敏锐、特别慧黠，是我们全家人的掌上明珠、心肝宝贝。”欧劭峰顿了一下，又继续说：“连我都能因差点失去妈妈及妹妹的冲击而懂得珍惜，更何况是我的父亲，以及我母亲及小妹呢？家，已经是我永远割舍不下、甜蜜的牵挂了。”

秦皓磊完全了解地点着头；这就是劭峰超乎同侪的

约

好

到

永

远

◆ 蓝天白云系列-----

约 早熟及自信，而这些力量就是家给他的。
好 无意间，秦皓磊瞄见床角躺着一张欧灿筠在家中的
院子里开心笑着的照片，是不小心从相簿里头掉出来的
吧！

到 不知怎地，他不想告诉欧劭峰，而他却为这个念头吓
了一大跳！他想拥有一张灿筠的照片——属于他自己
永 的！

远 趁欧劭峰低头专心整理照片的当时，他迅速而悄悄
地将那张“漏网之鱼”塞进口袋内，心中有一丝说不出的
罪恶感，觉得对不超这位好友的全然信任；但另一方面，
他却又有种莫名的兴奋感，彷彿拥有了一分谁也无法分
享的幸福泉源。

“好吧！放你走了，下礼拜一放学后再来‘火并’，别
忘啦！”欧劭峰心满意足地与他约定打球时间——难得碰
到实力旗鼓相当的对手，真是无限地来劲过瘾！

“那有啥问题？！”秦皓磊的俊容散发着光采，十分快
意地应允……

他觉得一切好似都顺心、如意极了；所有的不快、烦
郁皆已远扬——家的力量真神奇！

秦皓磊眼前不自主地闪过欧灿筠清纯甜美、无忧无
虑的可爱笑靥！他笑得更开怀了。



带着一堆欧妈硬塞给他的爱心食物，秦皓磊离开欧
家，却有种不想回归现实的茫然。他不想马上回家，骑着
脚踏车在外闲逛了一阵子。

好似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他，使他不知不觉来到上
次“解救”欧灿筠的地方；他停了下来，逗留了好久……

秦皓磊认真地回忆当时的点点滴滴，也细细地收藏
这个“义举”；他觉得自己生命中做得最好、最对的事莫过
于此，也仅止于此了。

再次宝贝地将欧灿筠的照片细细审视、流连许久后，

约
好
到
永
远

又郑重仔细地安放在口袋之中——终于，他才有回去那个惨不忍睹、粗糙至极的“家”的勇气。

瞄瞄表，四点多了。

穿过一片乱七八糟的矮小木搭房子，隐忍奢一股难以形容的腐臭味，他骑到了这一片违章建筑中最阴暗破旧的尽头——总是久潮发霉的墙壁屋顶，加上四处乱丢的陈年垃圾——这就是他的家……

踢开快要报废的门，屋内一片漆黑；奇怪，不论黑夜、白昼，随时都有人在此聚赌叫嚣的“赌徒集中营”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真是怪异。

捻开摇摇欲坠的黄色灯泡一看——天啊！眼前的景象真教他目瞪口呆、诧异失措……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到处是被砸烂的玻璃碎片，本就破旧不堪的桌子、椅子，现在更是体无完肤，连稍微还有点价值的旧电视、旧收音机，也完全被摔个粉碎！

当做“隔间”用的薄甘蔗板，也被折裂成数片飞散在各处；而仅有的一张床及几本书的他的房间，也全落得身首异处及天女散花的下场。

秦皓磊完全不能从眼前的景象中理解过来。

为什么才一个白天的工夫，他的家就会变成这种模样？

他的家人都跑到哪去了？

不知愣了多久，有个声音在屋后响起，他紧盯声音来源处，顺手抓起破长木条，慢慢靠近目标，倏地斩下……

“哥！别砍，是我阿琥啦！”念国小六年纪的弟弟秦一琥，瑟缩在后院雅草废铁之中，一双小眼睛流露出害怕紧张的神色，声音也在颤抖着。

“你躲在这干嘛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……”秦皓磊气急败坏地问，满脸均是阴霾。

“还不是爸妈——诈赌骗钱，终于露出马脚啦！黑面仔和大暴牙不甘心，找一堆人来——发飙，砸烂我们家啦！呜……”说着说着，秦一琥竟嚎哭起来，想必是被那票凶神恶煞吓到了。

蓝天白云系列——

约 “那阿爸和你妈呢？”
好 “他们——叫我快跑，说会想办法找我，然后，他们就不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！”秦一琥抽抽噎噎地又说：“我怕他们找不到我——所以，我就偷跑回来，躲在这里……”
到 都是好赌惹的祸！秦皓磊怨恨父亲、怨恨后母，但又有一股隐隐的担心。
永 走过去拍了拍弟弟的肩，本来贼头贼脑的小脸，此刻远 泪痕满面，看来竟有些脆弱无助，秦皓磊不禁有些怜悯起他来了。他以为自己对这个一向手脚不干净的拖油瓶没有一丝感觉的！

天色已暗，秦皓磊转念说道：“饿了吧！先吃点东西。”

接着，他转身入屋内，秦一琥不明所以地跟在他身后。

只见客厅中有一个大塑胶袋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，鸡腿、三明治、蛋糕……秦一琥根本也不问究竟，马上就狼吞虎咽了起来。

秦皓磊心酸地看着他弟弟——要不是欧家硬要他带这些回来，他根本也没钱让弟弟吃晚饭。

愤怒、怨恨、不满……又在他内心高张起来。狗屎！什么混蛋父母？什么荒谬世界？

“哥，这些东西好好吃，哪……哪来的呀？！”秦一琥吞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连句话都是含含糊糊的。

“闭上你的鸟嘴，给我吃东西就好！”

秦皓磊脸色阴暗不定，时而怒声暴斥，时而哀声叹气；把秦一琥吓得噤若寒蝉、莫名其妙，还是多吃少问为上策。

夜深了，秦一琥早就吃饱喝足打盹去了；年幼的地，知道有大哥在旁，也就安心地缩在一角歇息了。

而秦皓磊，绷紧整身不安的神经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——阿爸及那女人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

就在自己的意识也开始朦朦胧胧之际，一道黑影在屋外闪过，他马上就清醒警戒起来。

“是我，阿磊，是阿爸啦！”秦人豪探头进来。“快把阿

琥叫起来，我们到屏东去……有人可以接应咱们啦！”

屏东？要离开桃园到屏东？他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“绝不”！

好不容易才认识欧劭峰这么好的朋友，好不容易他才有机会亲近这么和善的家庭，好不容易他才得以肯定自己活着的价值及建立信心，好不容易他得到了别人的依赖及信任……还有他怎舍得下“他的”小灿筠？！

“不！绝不！我只要留在这里，我哪里都不去！”秦皓磊大声吼叫着，神色及声音都透露着绝对的愤怒及坚决。

“阿磊，阿爸不能把你们留在这里，会给人追杀的啦！你不去也得去，这事由不得你……”不由分说，他强硬拉着秦皓磊，以及惊醒过来的秦一琥。

原来，下个礼拜一和欧劭峰的“火并”，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承诺！

星斗满天，每颗都像极了秦皓磊脸上奔流着的无言而又沉痛的泪！

◆ 蓝天白云系列——

约
好
到
永
远

2

转眼一年多过去，又是酷暑之时，欧家兄妹一个刚考完高中联考；一个则要升上国小六年级了。

以欧劭峰的成绩，要上武陵高中绝无问题，但年少的他，却心有大志；他决定去考北联，离开温室的保护，到外地去磨练自己。

而欧灿筠也中幅不让须眉，除了身形高挑，猛长了近十公分外，出落得愈加甜美，也不知收过多少大小男生的情书，而且功课、才艺样样顶尖，比起哥哥，丝毫不逊色。

升上国三后，欧劭峰可说是心无旁惊，全力向学业冲刺；但偶尔想到突然间消失无踪又音讯全无的秦皓磊时，他会怅然若失地发起呆来。而欧灿筠也常会想起“救命恩人”——帅帅、高高的秦哥哥。只是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！这令欧家人心中都有遗憾。

暖暖的晨曦照进整洁的屋内，一片光亮亮的舒服干爽，不禁使人要大声赞叹——阳光真好，好个暑假天！

外头一阵开门声后，是欧爸的叫嚷，欧妈则在一旁窃喜。

“劭峰先生，请过来接‘圣旨’，两则大好消息。”

两个孩子都从房间内跑出来，纳闷得很……

“从来没看过这么笃定的家伙！劭峰，恭喜你考上建中了。”欧爸挥了挥手上的漂亮成绩单。

“哇噎！哥，你好棒！”欧灿筠在一旁雀跃，比起她老哥一副老神在在、但也喜形于色的“假仙”还兴奋。

“至于另一个好消息，是来自屏东的……”欧明堂一副故作神秘状，不再言语。